

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目錄

東里盧文弢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

陽湖莊毓鉉俊甫氏重校

卷二 記

常州刺史廳壁記

唐李華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觀

李晉陵茅亭記

梁肅

東山亭記

韋夏卿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無錫慧山寺新泉記

續補

獨孤及

慧山寺記

續補

陸羽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宜興周將軍廟記

南唐

徐鍇

義興重建長橋記

徐鉉

葛氏草堂記

宋

蔡襄

無錫縣治記

聶厚載

景祐重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仲淹

晉陵浚渠記

胡宿

常州興化寺記

續補

胡宿

常州太平興國寺彌陀閣記

續補

胡宿

江陰縣學開河記

黃佖

延陵季子廟記

朱彥

計過齋記

鄒浩

拙軒記

李綱

大觀新建學門記

林虔

陸子泉亭記

孫覲

靜治堂記

孫覲

朋谿雙蓮記

孫覲

不濁堂記

孫覲

如農齋記

孫覲

自覺齋記

孫覲

思樂齋記

續補

孫覲

膠山寶乳泉記

翁挺

紹興奉詔新建江陰軍學記

胡珵

紹興奉詔修學宮記

鄭謬

四老堂記

張守

江陰君山浮遠堂記

仲并

多稼亭記

張栻

東坡先生祠堂記

晁公武

克齋記

邱密

淳熙新建貢院記

葛邲

江陰軍司法廳壁記

袁燮

重開後河記

鄒補之

常州宜興學記

朱子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朱子

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葉適

季子廟記

葉適

宜興縣修學記

葉適

復周孝公塋兆記

劉宰

重修嘉賢廟十字碑亭記

劉宰

宜興縣尉司免發茶引記

劉宰

重建晉陵縣獄記

劉宰

武進縣門記

劉宰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眞德秀

小石山滄灣亭記

高似孫

冰玉堂記

高似孫

武進縣尉廳壁記

季晞

霽窓記

黃震

徐偃王廟庵記

尤棟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踵息庵記

續補

楊時

常州開河記

董志補

陸游

常州奔牛開記

續補

陸游

一梅堂記

續補

蔣重珍

萬竹亭記

續補

蔣重珍

無錫升州記

元李晦

重修常州路儒學記

張伯淳

浙西道院記

陸文圭

江陰改州記

陸文圭

江陰君子堂記

史孝祥

無錫州重建譙樓記

虞薦發

飛霞樓記

虞集

常州府城隍廟記

柳貫

忠祐廟修建加封記

王士熙

梁溪義塾記

吳澄

武進建縣學記

馮勉

華孝子故址記

高明

悠然亭記

陳基

風林亭記

陳基

重建多稼亭記

馮子振

春草軒記

張翥

栖碧軒記

陳方

復鄒忠公墓口記

續補

于文傳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二之上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鉉俊甫氏重校

記

常州刺史廳壁記

唐李華

晉分丹陽爲毘陵後改爲晉陵隋置常熟縣扞常州理之無何常熟隸蘇州始於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束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恆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望高地劇比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允帝俞拜爲此邦昔齊人聞石慶將至

舉國大理贊皇東轅明詔先下吏愉入泰如時之春視之猶身歸
者遍野贊皇公以爲易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
求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爲盛自吳通
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伍員才若賜夷以及我國家賢良
臨州者甚眾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溉不足之川溝延
申浦至於城下廢二堞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出
古人利物之知見君子濟眾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爲而理此
其大略也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遷爲太守太守課最入爲公卿及
魏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爲名親賢如甯岐
弼諸如狄朱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皁蓋朱轎

華蟲七旒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太守不假節
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節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
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高第者眾唯稱雍也可爲諸侯至矣哉
古之爲理本於德行贊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愷悌君子人之
父母爲王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從子檢校吏部
員外郎華述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闊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脩推誠
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
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

不知冠冕之在己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
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厯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於郡城之
南求其志也材不斲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
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於高甍
前有芳樹珍卉嬋娟修竹隔闔於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
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
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
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
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於茲矣吾則棄於世矣
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

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觀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貳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貳焉袁生恢恢然晬晬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鄰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韋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釐是邦生方尉于義興褒然見嘉乃殊常寮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公答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飾一作其智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善生報韋公以

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理百神脩廢繼絕求舊惟新生尋以南陽之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爲古人曰賞延于世又曰善人雖十世又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引廳前軒如輦斯飛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畱爲記韋公驩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爲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實始於

今請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甥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乎記中

李晉陵茅亭記

梁肅

趙郡李袞仲山大歷中由祕書郎爲晉陵令思所以退食脩政思所以端己崇儉乃作茅亭於正寢之北偏功甚易制甚朴大足以布函丈之席稅屨而躋寶位者適容數人則仲山約身臨人顓固簡一之道可知矣解龜後繼其任凡六七人每居於斯必稱作者之美而仲山安貧養性寓於舊邑者十有二年方牧知之又檄而攝焉仲山清德之嗣孝於家勤於官其攝也念前之非久政之未成也乃必躬必親必誠必信慎思不懈而眾務咸叙有未及者必

訪問咨度擇善而從之則其治足徵也君子謂仲山居處恭執事敬出入一紀再臨斯人有以見位不苟進仕不苟行大來必復將於是乎始矣予曩睹亭之起今又觀進德之美輒直筆志之謂之晉陵茅亭記時貞元元年夏五月

東山亭記

韋夏鄉

自江之南號爲水鄉日月掩謫陂湖蕩漾游有魚鼈翔有鳬鴈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方達於震澤三百里而遙惟毘陵地高林麓相望邱陵堆阜隱嶙蟬聯雖有崖巒之形終無峻極之狀封域之內罕名山焉有唐貞二十石獨孤公之泣是邦也人安俗阜三稔於茲文爲宗師政號清淨有仁智山水之樂有

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非靈嶽苟林巒興遠邱壑意深則一卷爲多數仞爲廣矣由是於近郊傳舍之東得崇邱浚壑之地密林脩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是以有東山之號始於中峯之頂建茅茨焉出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屏障城市非遠幽閑鳥聲軒車每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有菱荷春生蘋藻晨光炯曜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發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往清風寂寥野獸恆遊山禽每萃不轉之石斯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公實皆朝彥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遷志在葺脩時則未暇貞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迄今四

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陟茲阜芟蕪翳而松桂出夷
坎窞而谿谷通不改池臺惟雜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於是加
置四亭合爲五所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邊僻區陳
賓寮有位琴棊間作簫管時聞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嘗以水
通舟楫陸阻車徒端徑術於通津翦荆蕪於迴野凡五六里抵於
亭之南植山松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幡旌麾於原上騁騏驥於
途中又有塞門隴坂之意也懿乎創物垂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
每想古人則亦謝門林泉峴南風景而已矣爲文斲石於彼山阿
時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九月九日記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於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溪之上古謂之湖汙渚遁叟旣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溪曰蒙溪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於險而達於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溪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

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
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莖養擁腫之朴不爲榦材養
鉤棘之藥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困膏
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蟬虺蜂蜴以
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
窾爾實又酌而飲蒙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爲蒙者勗子以決也
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
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虬龍
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
鳥鹵以膏其施決於池鹽以專其利決於剛竇使鼃蟹爲窟決於

沮洳使鼃鼃得志維溪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溪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頤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溪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溪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無錫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下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跡而披勝錄異者賤近不

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雞之餘考古按圖葺而築之乃飾乃
坊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爲賓主
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方廣勝掩他境
其泉伏涌潛泄漑潛舍下無汙無竇蓄而不注深原因地勢以順
水性始雙壑袤丈之沼疏爲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醺醴
乳噴發於禪牀周於僧房灌注於德池經營於法堂潺潺有聲聆
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者讓躁者靜情者勤道道者堅固境
靜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
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猶無錫之政煩民貧深源導之則
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響答其揆一也余飲其

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慧山寺記

陸羽

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憩華山精舍華山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是也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無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於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有錫沴天下弊無錫又天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帝更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嶽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爲歷

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龍山或云鬪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縹螭之合沓然鬪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鬪六十日因以名之凡聯峯沓嶂之中有柯山華陂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陂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洞穴潛通包山其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塢者村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以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華育於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五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鐔有贈答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

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瑩以文甃臨澗
淪潺湲濯漱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華池一名鱸塘亦名
浣沼歲集山姬野婦漂紗滌纓其皓皓之色彼耶溪鏡湖不類也
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
東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長洲東洞
江陰北淹晉陵周回一萬五千三百頃蒼渺渺迫於軒戶閣西
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黃歇於吳之故墟則此也
其祠宇享以醪酒樂以鼓舞禪流道伴不勝滓噪遷於山東南林
墅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湧注崖谷下漑
田十餘頃此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縈竦四十餘里惟中峯有叢

篁灌木餘盡古石嵌崿而已凡烟嵐所集發於蘿薜今石山橫亘
濃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
之名惜其至異爲譌俗所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爲譌
俗所棄必其聞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邱丹徒之鶴林錢塘之
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輿薦至是有嘉名不然何以與
此山爲儔列耶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觀海虎邱平眺郡郭以爲雄
則曷若茲山絕頂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睨可矣
向若引修廊開邃宇飛簷眺檻淩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
斯爲最也此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鐘鼎昌昌晁晁
爲邇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鐘鼎流也苟無其源流將

安發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爲後世之洪注云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讓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旣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策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

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
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平風可想至德興
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
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鉤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
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
永思定忝列藩僚欽崇懿範於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閭壺之內外
正眾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
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贊幣宜列
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
律審度者知經德之體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

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厯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
十七日甲子記

宜興周將軍廟記

南唐徐 鉉

君字子隱義興陽羨人晉鄱陽太守飭之子少而跡弛任俠自處
不護細行鄉人以爲暴焉嘗感父老之言以南山之虎長橋之蛟
并己爲三害於是入山殺獸旣而搏蛟浮沈三日竟斷之而出初
里人以爲君之沒也室家相慶旣出始知人患己之深也乃入吳
尋二陸而師之學成義立以忠烈自處暮年而州府交辟嗟夫觀
過知仁則向之所爲非巨惡矣吳末爲無難督及王渾平吳置酒
高會調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室分崩三方

鼎足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渾有慚色荆楚之
烈氣凌太原兵滅之餘折而不撓又爲廣平太守積紀滯訟決之
一朝君之果也於從政乎何有母疾罷歸爲楚內史徵拜散騎常
侍君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化行俗易然後從徵及居近
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君深文按
之齊萬年反權臣惡君之強直以君討之移孝於君有死無二賊
策之曰周君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
擒耳嗚呼盜有道焉其知之矣及六陌之役梁王爲帥軍人未食
彤促令進而絕其後繼君自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
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首萬計絃

絕矢盡而援不至左右勸之退君以爲繫門而出義不旋踵遂戰
沒焉夫梁王以宗戚之貴義兼邦家非不知良才爲國之所憑蓋
利欲之誘深愛國之情淺也而況悠悠羣品何足言乎由是而言
君之所按非深文矣夫姦臣之於直士其不合有三佞直不同嗜
好亦異一也邪正相形才望相絕雖欲企尙不能效之撫心內愧
遂成讐惡二也以小人之性度君子之心以爲善人之進必來排
已三也有此三者至於反兵賢人旣殞遂及於國夫剖巢破卵鳳
皇不翔殺鵠殞犢聖人亦逝將軍旣沒此西晉之所以淪胥也二
子繼德此東晉之所以光啓也君旣除害鄉里稱之又嘗著陽羨
風土記則精靈所遊留眄有在矣錯以癸亥奉詔爲祠官東禱山

嶽厯將軍之廟貌想先賢之高風周旋徜徉欲去不忍惟君之見
危授命當官必理雖百代之王者願爲臣焉郡縣旣以時致祠敢
卽其圖像而爲頌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左湖右瀆君子之家烈
烈周君國之爪牙梁摧國圯圯也如何粵在童髫所游非類見善
則遷過而無遂眈眈白額擇肉朱殷矯矯長蛟噴沫飛涎摧斑碎
掌潤草丹川無文曷行不學將落囊足時彥先機時作學成德備
敷我王庭所居成政所歷傳名敏而應敵正以持傾亦旣霜臺糾
斯強禦自親及疎何吐何茹翩翩權幸假國之威妬賢醜正言遂
其私取彼賢人委之豺虎君實致身曾無二慮恭聞仙詒惟忠是
與仰料將軍解形而去遼東千歲歸鶴來翔威加四海魂魄還鄉

矧茲蘋藻在渚之陽斯文曷補德實無疆

常州義興縣重建長橋記

徐鉉

聖人作川梁以濟不通舟車所及纒連綦布若乃形勝傑大名聞天下者亦無幾何陽羨長橋其一也夫英賢之所躋次邑居之所瞻望山川之精粹宅焉里城之神靈憑焉廢而興之圯而葺之豈惟備政足以徼福是橋也徵諸圖牒則後漢邑令袁君創造國朝永泰中令邱君新之其他無聞焉中興之初邑有義夫曰吳濛吳漬率以私帑備加營構人賴其利踰三十載丙辰歲國步中梗百越寇邊邑人敗之燒營而遁飛焰旁及宏梁半摧丙寅歲著作佐郎劉君來爲邑長視其制度知非民力之所能濟乃狀其事自於

有司上聞嘉之詔賜錢八十萬君信而好古寬而得眾尉盧蒨鼎
甲餘慶俊造策名政是以和事無不舉乃相與敷王澤因民心備
物致用程功揆日器利工善材良事時戊辰歲冬而載明年暮春
而畢長五十步廣七步對縣樓而直出跨荆谿而橫絕丹腹其飾
紛偃蹇而虹舒崇高其勢邈蒼亭而山立朱輪方軌駟馬連騎營
營市井憧憧往來有衽席之安無揭厲之患昔者乘車濟涉聖人
謂之無教橋梁弗修賢相知其不能以今方古勝負分矣夫書云
考績傳載稱伐庸庸善善其可廢乎刻之貞珉以示來者庚午歲
春二月十五日記

葛氏草堂記

朱
蔡 襄

葛君公綽卽其居之東園植竹檜果花幾萬本又因其高下以爲
邱池疏渠行水於其間冠邱以亭跨池以梁作堂其中可以安處
而游息焉予嘗過之公綽指而謂予曰宅於山雖有巖壑靚深之
趣然與人遠欲從賢豪遊不可得也至於都城雖與人近然俗塵
時溷人意欲自清邁不可得也吾不晦於山不迫於城堂中儲書
數百千帙先生當前子弟羣植考經義之微咀文章之華如是者
吾所以學爲業也若夫花飛而草長竹陰而泉鳴蟹魚果蔬俛仰
掇拾登臨據倚醉歡笑歌此吾所以從賓遊也賓旣休矣蟲鳥幽
幽樹林暝色而烟歸荷菱泛光而月來此吾之所以閒燕而自適
也若東園之勝吾專有之吾無負於斯矣予謂之曰子之兄子雅

君而下皆以文藝中科走官四方子之詞業日益新又將仕矣然則所謂東園者殆與仕而老歸者爲謀子安能專有之而且不負也皇祐四年二月日記

無錫縣治記

聶厚載

無錫建邑始於前漢案陸羽惠山寺記云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勑無錫縣後漢有樵客於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有錫珍天下獎無錫又天下濟故順帝更爲無錫縣又案圖經本隸會稽王莽改爲有錫至吳時改爲無錫又縣廳記云其有是邑得名之始興建廢置之由陸鴻漸惠山寺記之備矣然則寺記雖備而與圖經互有得失而不究其本

矣當則秦間大產鉛錫乃六國時也其後暴秦塗炭劉項戰爭之符也樵客得銘合在文景之世是時弭師偃革天下清晏故神靈薦祉其銘出矣因之剗縣宜彰其美陸云後漢得銘非也復不書王莽改易之弊莽若不爲有錫則順帝何所更爲無錫耶莽旣改革則前漢得銘建邑明矣前漢季世錫乃復出莽包篡逆之心蘊姦邪之計因其銘改其邑欲惑眾而祈應也及順帝時兵寇載戢其錫復泯故更爲無錫益昭前識銘之文非人文也天意也陸云無名人者不可考之辭也圖經祇述王莽更改不載得銘剗邑之事蓋闕文也夫名山秀嶺郡縣有之苟峯岳奇峭洞壑幽邃勝惠山者多矣若探治亂之幾贊清甯之運則海內諸岫莫與之比山

在西郊翠逼衙署雖隔梁清一水則數尺之深不能載千仞之勢
陰陽流謂坐辛山面巽水宜其邑廣財豐復多秀民也太伯渡江
始居其地六朝而下賢才繼生披圖可詳不復悉紀自僞唐納境
之後皇朝統御以來民風載淳文教益振前後出宰者率多名士
如開寶乙亥迨天聖丁卯五十載間上被唐虞之化蔑覩戈戟下
悅卓魯之政罔嗟苛刻此亦大塊間福地也豈非山岳之助乎獨
厚載濫司銅墨素愴刑政字人逃愧於前修易俗欽俟於來者先
是縣封密接吳境檣齒相齧兵寇薦侵官室民廬亟爲煨燼後於
縣城西南隅重建衙署事皆草創棟宇未完咸平壬寅年邑宰錢
惟周移就中位其經營之美石記具存寒煥代遷土木圯壞乾興

壬戌歲縣令李晉卿明可禦姦威能率下悵公庭之卑陋不足壯
大邑之形勢乃募豪傑萃杞梓利工善之器揆定中之日聽訟之
廳雄構擊鼓之樓峻峙修廊挾室越七十間迨棘丞王周繼政工
畢縣庭壯麗自此而始俾黎庶望而畏之增令長之威德夫升是
廳治斯民者得不端心秉節誓公滅私察下民之枉直答元聖之
委任然後不辱斯廳不愧斯民矣舊制邑署修建弗給官用咸出
於吏民之上貪者徇私忘公家之利廉者潔已避瓜李之嫌所以
縣寮公宇罕有必葺李公不畏率斂之譏竭力公家之事幹敏之
譽猶沸民口可謂縉紳中英傑也惜其未立文誌漫歷歲時慮後
人忘作者之勤勞失建邑之本始因訟空案簡直書前烈姑欲補

圖經之闕正寺記之誤永李公之懿績也

景祐重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仲淹

吾夫子之道也用則行而天下治舍則藏而天下亂得其門者若登其泰山涉其流者若示諸泗濱鑽仰何待隆汙以時得者得之失者失之譬覆載之仁無待於報照臨之明不求其助蕩蕩乎惟道爲大如斯而已者也若夫袞其服廟其神豈吾聖之心哉蓋後之明王尊道貴德而不敢臣故奉之以王禮享之於太學昭斯文之宗焉仍命五等咸得祀之成均博士范公宗古之守江陰也謹明命挺至誠黥豺狼之兇禮芻蕘之善廢典皆舉積訴咸辨清風之下人則笑歌陽春之來物自鼓舞居一日命諸秀前席而言曰

吾之斯來職在共理綱紀之設胡取廢墮至若嚴戟署崇使館維城之門維川之梁百貨之藏九年之廩諸僚之局浮民之宇刑誅之室關樞之會皆增其制度以取新焉而富有之家繼請輸繒五百萬爲公材之助賴斯民之知勸以濟厥功惟先師之堂前制未顯鄰於郡獄賴斯甚矣豈奉嚴之意耶然重於改作子大夫謂之何哉諸生拜而謝曰惟公之言惟士之望盍請遷焉乃命司禁陳公蒙吉奉成其事於軍前南隅藉高明審面勢擇工之善揀材之良登登丁丁不月而成堂焉巍煥廊焉徘徊大廈斯清高門有閤乃聖乃賢儼乎其位阼階以進依然金石之音彝器以新燦乎俎豆之事旣嚴旣翼以享以時禮樂行乎廟中風教行乎化下乃歌

乃訟以樂其成公又命曰二三子服斯文履斯道存誠顏閔之際
致化唐虞之上協吾聖之教也豈徒廟爲哉諸生復拜而謝曰請
事斯語矣命仲淹書之以識其實景祐三年五月二十日高平范
仲淹記

晉陵浚渠記

胡宿

常領四邑治吳西境晉陵戶二萬生齒十萬過江來東列爲大縣
其土會之法田第九賦第七帛宜絲枲穀宜秔稻美川澤饒魚鼈
太湖底定於其南大江繞出於其北閒民無事擅漁採之利以生
其生有二浸之大而農不能引以灌迹其所以民非棄之顧上謀
之未及究旅力之不能集爾天時稍或亢縮人心乘以焦窘慶歷

之元高陽許君恢以大理丞治於斯旣視邑事勤卹民隱審江湖之利可以灌夫田也乃歎曰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旁豹不能用故史起譏之謂其不足以言智今茲邑南趨湖北倚江據是美利田其舍諸委而弗謀大懼後世之嗤予也因環案四封周咨野老乃得申港戚墅竈子三港皆往時溉田之川中間廢不復治緒餘且在因作圖言狀列於外計且曰湖水可以灌戚港江水可以灌申竈計司移官覆視其利信然比得符文報從所請始籲厥眾開陳以利民飭其言悅以承使不戒而廩食具未幾而鼙鼓興其集如雲乃畚乃鍤自二年冬十月濬申港凡三十八里引潮水抵城之西北隅朝夕再至焉竈子港去申港三十里自江口濬之凡

四十里斜趨縣之東北不與申港合咸墅港東南去縣二十里自湖口濬之凡九十里太湖之舟舩至焉三港之漑申港最博由大港之側聽民自射其便股引支水分注運漑東函等十九小港以醴其利長波之所貫眾渠之所殺變瘠土成腴壤凡漑田萬頃計工二十六萬前後凡三月而罷役不加擾眾靡告勞耒耨者賴焉網罟者依焉明年郡境仍旱渠田獨稔冒磧鹵生梁稻華穗薺薺清猷泱泱牛羊來思雞豚萃止野有高廩神有豐豆噫江湖以善利利萬物不私所利至矣哉從於政者猶夫川也據能濟之勢操有爲之資利足以培害足以剗棄而弗營者力非有乏由無志於民爾從是而觀高陽君之政其美志所潛惠化所孚在民博矣後

之長此邑者尙監前良之勤恤百姓之欲嗣而浚之繩而廣之使
繼繼不絕則三港之利衣食茲土庸可竭乎

常州興化寺記

胡宿

晉陵興教院東南距縣三十里圖志脫略了不究創刹之始按沙
門從喜所撰石記寺本名南蘭會昌前寺已有之厥後例從詔毀
至南唐保大中始復舊額易爲禪院廢址僅在遺棟蕩然我之宗
門夙植善本往以亂故泊無宦意治財以專施脩稼以勤貸糾合
鄉義捍固生聚他盜引去茲境賴安一旦出橐中百金聚其族而
謀曰方今國步尙擾人道未夷幸而宗門得免亂世吾聞西竺之
教利生接物因權顯實使人崇十善持五戒去貪離著尋本究原

復一性之眞常息萬塗之流競擺落根境超出生滅此神道之極
攀津梁之至妙無生上法雖然成于解行有爲勝業亦以董于種
性盡興故刹以勸同閑且爲香火之集庶厭金革之難于是上下
恭命壯幼畢力卽其故處敝爲蘭若崇門巍巍高殿岌岌齋房環
合步廊周旋像設具嚴海會來續煥焉大壯號爲中興國初泛恩
詔賜今額自僞唐保大丁未本朝乾興後元甲子凡一周有奇矣
年祀寢久咸安厥成風雨所漂弗支其壞金碧漫滅棟梁摧頽有
孫曰震于某爲伯父行善持門戶之業深惟堂構之言率籲諸宗
議建大殿裒台眾施凡得錢若干萬命寺僧自遷繼翬顓尸其役
工未及旣而我伯父奄捐館舍子襲悼先志之不就痛遺恩之罔

極虔奉治命誓成夙願有同里湯見素者思植善果樂預能事亦
施五百萬錢協濟材瓦復命義圖法源二僧關領其事天聖丁卯
十二月新殿成觚棱竦峙欄牙開張威鳳欲跂名輦將翔重輦耽
耽睟容煌煌左鐘右磬夜梵晨香裴嚴百福鎮茲一方妖子格跪
而前曰曾大父以來家世樂善寺已絕而崛起殿將壓而勃興宜
著文辭有表後世復援孔惺銘鼎論譔先祖之意辭之弗可因斐
然直記且以詒諸雲初云

常州太平興國寺彌陀閣記

胡宿

昔迦文于舍衛國宣說妙法稱讚四方之佛曰阿彌陀過十萬億
刹居上品勝上其名曰極樂其壽曰無量以莊嚴爲世界以慈悲

爲道場六時雨于異花八水涵于奇寶大光普照靈風回翔樹林
之聲皆演眞諦禽鳥之慧悉談苦空舍眾妙而巨量狀羣經而莫
盡斯境也從萬行而報彼國也無三惡之趣婆娑土穢眾生根雜
放逸不返苦惱無安有生老病死之悲有邱陵坑坎之污備造眾
惡牽蹈諸趣夫境勝則欣跂情苦則疲厭故彌陀如來深愍迷子
爲現淨土持四十八願拔濟羣品令厭濁惡而欣妙嚴也雖大慈
平等饒益一切而于閻浮提之人機緣最熟雖復凌遲末劫具縛
凡夫決能精誠稱誦名號脩三十六妙觀臨終之際真相締定乘
大悲之接引隨喜品而往生境界難思動念卽至眞實佛語四眾
具聞廣長舌相諸聖同表神者不疾而速豈謂是哉及捨畏塗得

依樂國普董妙行進登聖果安不退之智地證無生之法忍還入
三界營救羣迷同嚮菩提成等正覺則知迦文之現穢彌陀之現
淨調柔折伏同示大權延促依正竝歸眞智輔以觀音之慈悲勢
至之寶猛悲願參運象力總持幽贊咸通其應不一常州太平興
國寺蕭齊舊刹吳土名藍大江東流夙壇佳麗香海右轉地稱吉
祥大比邱可尊闡釋圓宗循持梵行神栖安養之境志皈度脫之
門開幕信根崇脩淨業同結生方之社以爲卽實之基上首信士
傳廣門人子蘭與其邑中之良夙殖善本勇結勝因樂聞言音歸
趣信誓室多忠信之舊戶興禪頌之風而又率顓檀那哀合財施
飭豫章之峻幹襲他山之密礎選良剏闕究奇塑範營閣于本寺

正殿之西偏造阿彌陀佛丈六金像居寶蓮華之坐威德殊勝相
好端嚴鍾梵落成金碧宣照繙素和會切艾咸集大治純陀之具
廣施上妙之珍咸苦乃心冀履其域有通淨名之說者相與歎言
良匠之依空地乃成宮室菩薩之取眾生以淨利土觀殖因子卽
世知圓果于未來又若祖師何二之有茲閣也始事于慶厯甲子
成于戊子眾緣所集最凡計泉刀五百萬尊師以宿早參道照託
序緣興綴文匪工涉教殊淺寶殿所載聖妙難模雖殫無量之聲
莫讚甚深之典矧輕毫燥吻所能庶幾哉倘助宣流默祈回向至
和丙申三月十三日記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故君子惡夫畫而取諸水者以其不舍晝夜而已古者天子之學曰辟雍周之以水諸侯之學曰泮宮則半焉江陰縣學以元豐二年己未八月癸酉十有三日戊申因河之故支旁導而環其流凡用工二千餘其長千尺其闊二十尺考之於古固不合乎先王之制成之於今又非士者之急特因夫昔之所既有眾之所願爲疑於楊侯之治興學之道不足書也蓋眾有願學之心侯有樂育之志待此而後盡焉爾江陰之有學久矣應詔取第歲無幾人說者以爲學面城水旁流而不顧此其未盛也欲引注於其前而東鑿於熙春北接大河侯始聞之曰君子脩其在已俟其在物考於昭昭聽於冥冥豈在山

川乎既又請之乃任其自爲眾遂拓地集工不三日而河就然昔持是說越四紀而始集豈非興廢冥冥之數會於此乎由此而魁傑之士爭出焉馳榮於天下可卜也然觀水之環流不舍晝夜終必至於海亦足以自反而不求於彼則其於河也得之矣

延陵季子廟記

朱彥

常州古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毘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

歲久益湮沒開元中明皇敕殷仲容摹刻之大厯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所封也崇寧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港之西又曰暨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淝訪之得大家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浦之側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祀之學中以時率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厯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計過齋記

鄒浩

善乎韓子之言過曰非謂發於行彰於言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是以羣目之所不覩羣耳之所不聞君子慎之仰天而不愧俯人而不忤君子樂之苟非君子則其過惡未有不形於言行之間者欲其不生於心其可得乎雖然聖人未嘗深疾而遽絕之爲之廣開自新之路以待夫能自訟自艾而改其舊者焉惟其怙終不悛聖人無如之何然後不得已而棄之於不齒之域記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嗚呼聖人之心可以推此而知矣安而行之無過者也利與勉強則不能無過而能改之者也利而改之者牽於有所慕勉強而改之者徇於有所畏如

其成功聖人不與安而行之者等焉則世之完人幾名氏耶冠雞
佩貉之狂生安得爲孔門之高弟射虎斬蛟之惡少安得爲晉室
之名臣而孟子之受竊屨郭泰之慰犯法眞爲姑息爾嗚呼此非
聖人之心也僕行年壯矣自惟其愚固不甘心於小人之歸然天
資不敏不能中固其主而物投隙以探之則性以情撓理以事奪
見於居家涖官行已接人之際過惡豈少哉僕猶知之況父母之
所戒師友之所責鄉黨親舊之所指告而僕初不知者抑又倍焉
眞名教之罪人也私竊自喜者幸而知之又幸而父母戒之師友
責之鄉黨親舊指告之又幸而聖人恕以待之而開其自新之路
又幸而無聾盲迷罔之疾血氣未衰餘日未索足以感刻自奮簡

冊所傳大君子之事業咸在雞鳴而起奉以周旋夜則內省而計焉日以爲常有不善者庶幾撲其始然拔其始生非特言行之間不使熾殖且馴致不生於心以自贖於名教後之視之宜有曰晉陵鄒某果不爲小人之歸如其志者於是卽聽事之右屏一齋名以計過而爲之記繼今凡僕所至燕私之居必復以此名之蓋無往而不計云時侍親爲廣濟軍錄事參軍實元祐戊辰中秋未望之三日

拙軒記

李綱

梁谿寢室之側有小軒焉竹樹蔥蘢鳴禽上下牕明几淨清風徐來梁谿欣然悅之因名之曰拙軒客曰是軒幽邃閑雅爲子之所

悅顧乃以拙名之何也梁谿曰昔柳子厚謫瀟水上愛其溪山泉石之美買而居之自謂以愚觸罪故凡溪山泉石皆名以愚今子以拙謫居於此而是軒廣不踰丈無丹雘之飾竹樹雖美叢檜茂密不加翦治全其自然獨爲拙者之所樂則以拙累之不亦可乎客曰子之拙奈何梁谿曰子欲問我之拙乎竭淇園之竹以爲管盡中山之兔以爲毫不足以載其一二雖然嘗試爲子言其厓略子行不知塗之險夷以躓於危予動不知時之利鈍以底於困言出於口紆徐爲妍予獨澀訥其味淡然意萌乎心機警則臧予獨迂疎惡圓喜方學欲趨時爲進之梯嗟予獨拙扶摘杳微得之惟艱不可時施文貴適用片言有餘嗟予獨拙參訂羣書務怪貪奇

祇可自娛古今之變如水如陸舟車易用沒世不復予獨俛然謂古猶今欲挽唐虞革民之心萬乘之威如雷如霆神龍之鱗其孰敢嬰予獨藐然忘君之勢欲以螻蟻求裕天地人之任職循默爲貴如不聞知緘口莫議富貴可保乃爲得計拙者居之不能自己遇事輒發甯復顧己人之仕宦因時逐勢高步青雲一日千里下者亦能寸積銖纍拙者居之等於遊戲得如嚼蠟失如脫屣凡是數者皆拙之故其大則然其小無數雖或悔之俄而復然與生俱生殆稟於天昔者老氏大巧若拙此巧而拙者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此工而拙者也皆不得爲真拙若予之拙其真誰如客曰嘻甚矣予之拙也吾將求良醫若古之扁鵲俞跗者飲

子以神藥鑿去方心規而圓之庶幾子之拙有瘳乎梁谿怫然不
悅曰天生拙於予俞跗扁鵲其如予何且予之得全於拙也不知
天之高地之厚四時之寒暑萬物之生化而況於是非利害之端
乎今雖竄逐以其拙故隨而安之亦知谿山僻遠之異於朝廷也
窮愁羈旅之異於顯達也幸蒙恩貸得歸田廬一觴一詠左圖右
書究餘生於釋老味正道於吾儒庶千慮之一得收寸功於三餘
抱茲拙以終身又豈能釋此之樂而從事於智巧之苦歟旣謝客
退而述之以爲記因自號拙翁云時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大觀新建學門記

林 虔

國初江陰爲軍守臣二千石城池略等他郡而泮宮稱是中間省

軍爲縣復隸常州而廟學如故士游於學患塹壓其前面勢不直不稱所以嚴事夫子之儀又漕渠通江醴一支環學雨水暴溢則士病涉懷欲赴愬而未能會今天子興天下學而此地繼得賢守令士乃請穴墉作門且設觀臺內外二橋而南其路自請迄成閱三年樂卿錢塘徐公以耆德典是州實終始其事於是學之門橋輿路皆端直方整延袤三十餘丈垣其左右以達於官道榜其街爲升俊前後卒皆以儒者協濟茲勞而縣學長余壹宣力尤多虔惟事輕羽毛或曠世而莫舉力回造化或俄頃而可濟豈非機會離合固自有數適當其時不約自契夫縣學之一門與路所係未爲甚重必待明天子在上而郡縣皆賢有司則其不難如此由是

以推聖人之建立有大於此者又可知矣

陸子泉亭記

孫觀

陸鴻漸著茶經別天下之水而惠山之品最高山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爲池味甘寒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餅罍負擔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羣盜嘯其中洿壤之餘龍淵一泉遂涸會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邱墓所在疏請於朝追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忠薦福始命寺僧法暲主其院法暲氣質不凡以有爲法作佛事冀除滯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堂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穹壻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

歲久腐敗又斥其贏撤而大之廣深袤丈廓焉四達遂與泉稱法
曝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曝獨有感也建炎南
渡天下州縣殘爲盜區官吏寄民閭藏錢粟聚分寓浮圖老子之
宮市門日阡無行迹遊客暮夜無託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
如逃人家士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帥成風未
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於一世故積亂十六
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曝者不惟精悍過絕人而寺之廢興本末
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歷爲余道之至其追
營香火奉佛齋眾興頽起什潔除垢汙於戎馬蹂踐之後又置屋
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

不欺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不耕訾其徒姑置勿議焉是宜日夜淬厲其材振飭鹽壤以趨於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庶矣乎故書之以寓一歎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晉陵孫覲記

靜治堂記

孫覲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治齊七十城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爲丞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於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仗一劍征伐四方定諸侯爲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尙功變法定令以鏘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

心緒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
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
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爲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
其敗羣者耳若堯牽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爲將相一
弛一張文武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
効炳然爲從古開基之冠而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
之功爲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
道而汎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撥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之
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養德之中可以逆釐三神
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

所始爲獨言異行以駭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張
樅閉設爲鉤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
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常古毘陵郡也竝楚之衝濱吳之要爲東
南舟車走集之地素稱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
年屬耆聖心悔禍屈已銷兵南北解仇江皋撤警及是創痍呻呼
疲瘵之餘始一愒焉而檢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墉闕
而爲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
宣布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公爲吏守家法遇吏民有
愛利未嘗輒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嘆今猶未盡知也去後
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

過六七八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爲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
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賊盜猶
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今公以寬厚清靜爲
一州率民不見吏犬吠生驚眞得古循吏之遺意乃書而刻之堂
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爲民父母云公諱正同
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
晉陵孫某記

朋谿雙蓮記

孫觀

徽猷閣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宜興治之北五里面南山俯流水築
室居焉白號朋谿谿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汙下與荆谿水漫而

爲一公捐厚直以取之規爲大池植蓮其中秋夏之交華葉芬敷
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滿四際如煙葢雲幢霓文羽扇錯出乎珠
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芙蓉城者殆不能過也未幾忽產雙蓮奇
姿殊狀創見一時遊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奇也越明年復生又
明年復生駢頭竝蒂繁麗豐碩翹然特出眾華之上公始異之客
曰古有至人結茆宴坐山靈爲之築垣一夕而就如見俗客則移
文勒回駕鬼嘯於梁鼻鳴於樹妖狐夜噪羣鼠晝出蓋不得須臾
甯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爲東州之冠南北阻絕不得還聚數
千指僑寄異縣其母齊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鬱不樂公稍依倣
舊製營一亭於舍旁手藝木芍藥眾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帥諸

幼奉板輿以遊太夫人欣然語笑如過家飲酒甚歡自是晨夕燕
嬉率以爲常比捐舍館葬有日矣方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跗累
萼豔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
之感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繁公隱德高行不愧於
屋漏故谿神土伯相爲守護呵禁不祥草木効靈間見層出眞家
庭之事偉觀不可尙昔周公得禾異畝同穎以名其書至於芝九
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產紀於書傳班班可考皆非偶然者公
圖以示余俾書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不渴堂記

孫 覲

紹興二十七年春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縣治之東偏

舊有屋六楹爲令尹便坐之所仁叔乃命工稍加塗塹闢而爲堂
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貽書道所以名堂之意屬余文爲記仁
叔博極羣書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讀文章工於造語不
鎔化前人一言一句必自己出簡古奇峭自成一家而尤長於詩
筆力雅健句法刻深類唐詩人之工者儋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
所蒞皆以廉稱爲小官二十年心平行高恬於所遇無慍色今天
子勵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於疎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嘗爲
敕令所刪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省郎官御史之選而吏部法改
官已當爲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
爲劇朝衙夕坐朱墨茫漫吏抱案牘魚貫以進鞭扑之聲簿書錢

穀之問俗物滿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聞則解衣脫冠危坐一室
取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獨者歟余聞天
下有至清渭貫涇濁而不亂天下有至淨濟涉河渾而不緇君子
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
飲狂泉而不能改其度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尙白我獨玄不與
時浮湛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常羣居不倚獨立不
懼燠寒燥溼更代於前而夷險一致仁叔有焉仁叔字也名襄維
揚人云歲次丁丑十二月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孫某記

如農齋記

孫 觀

毗陵蓋禹貢揚州之野於地志爲吳分濱江帶湖地大物眾張公
壇陸子泉在焉紹興初光壽太上皇帝移蹕幸錢塘今爲股肱郡
大臣廷議推擇守將天子召見臨遣視他州爲重矣乾道三年春
吳興錢公立道由將作監監丞擢守此邦治道清淨不事聲華治
一室爲便坐吏退則惕其中榜曰如農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
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
矣名齋之義蓋取諸此予嘗見大觀政和間海內無事天子隆儒
重道崇雅右文一時先儒宿學騷人墨客通今學古之士盡列於
朝而尙書左丞葉公少蘊爲翰林學士文學政事稱天下爲第一
少蘊與公同州里長公二十五歲爲前輩先達立道少讀書彊記

博覽屬爲文辭雄深斑麗有古作者風少蘊敬畏爲忘年之友餘
子莫敢望也出而試吏又以子產爲師治郡顯聞號稱循吏夫農
者以田爲生業而穀爲司命數口之家男耕女桑相原隰高下雜
殖五穀無閒民無棄壤鉏耨莠之亂苗者除蠹螻之害稼者勿奪
之曠耘勿耨之助長九月之交霜降稻實築場圃治倉箱優游卒
歲能事畢矣公率是道施於有政千里之地不下堂不出戶不窺
牖不旦視而撫莫不家至而戶曉也東吏如東涇細大畢入於規
矩莫違吾令牧民如牧羊惡者輒去毋令敗羣四封之內如治一
室不敢一日舍是而嬉以圖其終不亦約而盡乎予聞郭橐駝善
種樹能順木之天不害其長凡所手種無不高大而州牧縣令長

得養人之術梓人氏善考室委眾材會眾工而役之畫宮於堵計日而成而佐天子相天下得官人才之法輪扁斲輪讀書者取之庖丁解牛養生者與之今公得子產農功之說師慕先覺允蹈斯言爲良二千石蓋一道也故下車逾時粃麥倍稔穀價減半直蠶老上箔繰車之聲四起如雷鳴疫癘不作巫不入門水耕火種泥行路宿上田植黍豆下田蒔杭稌麻苧高山人接畛連畦彌望際天無間斷子視而嘆曰使君之政如農功耳而祥慶之來以類至日陽曰雨有年穀順成之應十目所視不可誣也於是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君子立道名某今爲左朝散郎云乾道三年六月日左朝奉郎富陽縣開國伯致仕孫某記

自覺齋記

孫觀

江陰太守徐公子禮今龍圖閣學士稗山之子也英妙秀發舉進士一上中之收其科則盡焚棄所爲少作探道著書學古通經師慕古人救時行道建功立名之意又以爲出而從事與世推移立於爭地必貽俗患爲吾親憂於是秉心練志三思而行百慮而動書銘座右兢兢然如立淵冰之上巖牆之下榜一齋曰自覺此其所以志也世塗昏險跬步如漆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世之君子寵利誘之於前妻子之計推之於後踐危機履畏途將虎須嬰龍領跋前疐後顛倒失據劒頭炊米刀頭舐蜜燕巢幕上虱處禪中道盡途窮因而欲反禍發如此不可反矣嗟夫萬物之靈莫靈於人

千金之貴莫貴於身惟哲人智士不肯輕用其身而一心之神大撫四海遠追千歲介然之有惟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必知之見可而進起而就功名不可則止卷懷而去范蠡去越謂大夫種曰狡兔已死不去必有鼎鑊之烹穆生謂楚申公曰醴酒不設不去必有桀紂之禍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非弋人所得而慕也子禮以文學政事知名一時由大宗丞擢守饒州饒在江右特不便於養親辭大就小易地江陰出從王事入奉親歡皆盡其道學舍庠陋徒爲文具無教養之實公撤而新之高明壯麗視大邦君之居可支十世地汙下溼積潦所鍾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公集丁壯疏一大渠以走潦水而注之江麻麥秔稌彌望鬱然流逋四歸歲以大

熟于於是考公政迹蓋非止於自覺者也其興學以教士使之習是勝非而失道之迷復治田以養民使之居安暇食而不善之意消日得時得位推此道也馴而致之爲士者洗心易慮抗節厲行而戶有可封之俗爲民者尊吏畏法遷善遠罪而人躋仁壽之域則孟子所謂天民之先覺者耶予聞西方有佛哀羣生陷於迷網莫覺莫悟示三空門如指標月斷除諸妄以反其真合於吾儒所謂覺者而高逝遠舉違世絕俗不著大儒之効今子禮奏課第一除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官降大任建皇極爲後覺之宗將有日矣子禮名某左朝奉郎歷陽人云乾道丁亥閏七月晉陵孫某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援築屋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於此名之曰思樂思樂者常安於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山而嬰世患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如蒙壞絮冒蕤藜而莫之勝脫於是悵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可得也余嘗絕京江浮長淮泝汴流而上北至於京師又東航太湖出苕霅竝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之阻直抵衡湘踰桂嶺南至象江山行海宿水陸萬里其高緣絙而上與猿鳥爭道於垂崖一髮之間其下衝波急湫以入於魚龍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爲嬉毒流四海幸而免者又窘於他盜寔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牆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

而無所寄足焉當是時也則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婁竊非據於
眾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爲是以伏闕首亂爲非眾怒不容聚
而見訕椎撓於十夫杼投於三至獨持一喙終日號鳴大吒以自
解說卒莫能勝遂陷於不測當是時也則思居閑之樂已而觸罪
竄投嶺海蠻蜚雜居烏言夷面鬼嘯於梁鵬集於舍下楊畏蛇對
食懼蠱嵐薰瘴染意象昏昏然颶風忽起吹簸天地江翻海渾仰
屋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還復故栖
先人之敝廬其童子時釣遊之處皆在焉去國十年名不著於吏
部之籍毀譽不挂於摺紳士大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
之內椎埋羣剽之姦翦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臯徹警干

里晏然朝而出藜杖幅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於東阡西陌之上
暮而歸折野蔬酌秫酒飮脫粟老幼團樂哇笑相雜挽須問事足
慰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集於此矣夫天下之樂無窮而意
適則爲樂吁嗟其所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所疾痛則不樂也今
無是二者矣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爲而不樂
雖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爲樂者爲天子操尺筆笞兵萬里外一
取單于否則馳一乘之傳折衝口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
所敢議有以貧賤爲樂者簞食瓢飲餐糲齧雪茹草木之實若不
堪其憂而氣色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吾
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邱墓所寄閉門高臥日晏而起無愧

於中無求於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徵呼發召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居憂患已空吾心翛然了無一事杞人奚懼而憂偃師奚傷而怒拔劍逐蠅奚誅具獄磔鼠奚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於此也尙恐習性易流操之不熟一爲外物所訕而立於爭地材不足以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不可追故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膠山寶乳泉記

翁挺

膠山在無錫縣東去慧山四十里山芙蓉塘西南拔起平陸聯綿迤邐高下十數而後峙爲大陸有泉出其下曰寶乳泉蓋昔人以

其色與味命之自梁天監時地爲佛廬踞山北向而泉出寺背唐咸通中浮圖士諫改作今寺依東峯與慧山相望則泉居左廡之南水潦旱暵無所增損隆冬祁寒不凝不涸故其山雖不高泉雖不深而草木之澤煙雲之氣淑清秀潤潄洞發越皆茲泉之所爲也然而疏鑿之初因陋就簡決渠引涵不究其源閱歲旣久瓴甃弗治漣乳滲漏淪入土壤建炎二年余罷尙書郎自建康歸聞適聞本郡有寇畱滯浙河因來避暑茲山日酌泉以飲病其湫隘謂住山益公能撤而新之當以金錢十萬助其費益公雅有才智且感余之意以語其徒元淨慶殊又冲三人者咸願出力於是坎其山入丈餘得泉眼於嵌竇間屏故壤理缺斲而泉益清駛乃琢石

於包山爲之池廣袤四尺深三尺以畜泉上結宇庇之榜曰蒙齋
池之北瀉爲伏流五丈有奇以出於庭跨伏流爲屋四楹屬之廡
有扉啟閉之榜曰寶乳之門庭中始作大井再尋疏其櫺檻便眾
汲蓋數百千人之用常沛然而無窮事旣成益公謂余曰寺有泉
厯數百載較其色味與慧泉相去不能以寸而名稱蔑然公乃今
發揮之當遂遠聞信物之顯晦亦有待乎余笑曰水之品題盛於
唐而慧泉居天下第二人至於今莫敢易其說非以經陸子所目
故耶自承平來茗飲逾侈慧山適當道旁聲利怵迫之徒往來臨
之又以餅餌觀盞擊餉千里諸公貴人之家至以沃盥焉泉之德
至此益貶矣今膠山所出岡阜接而脈理通固宜爲之流亞獨恨

余邁往之迹介潔之名非陸子不能與之爲重然山去郭一舍蹊
隧阻而涇流陋邑居者欲遊或累歲不能至況過客哉比之君子
慧泉若進爲於時故雖清而欲浼質乳類夫遠世俗而自藏者將
愈僻而無悶以彼易此泉必難之而公謂顯晦有待特以爲言亦
期之淺矣益公亦笑曰有是哉請著之泉上使遊二山之間者有
感於斯焉遂書以授之歲戊申冬十有一月癸丑記

紹興奉詔新建江陰軍學記

胡珵

紹興五年秋八月知江陰軍事王榮建請於朝曰軍故縣治有學
蕪廢餘十五年士無所於業今升縣復軍法得視列郡應立學官
教授員軍有閑田以畝計若干官籍其租士廩是充士之少若長

願補學官弟子其員二百有四十敢冒以聞詔可於是以左儒林
郎范雱充軍學教授以其田贍學官一如所請未幾講堂穹宏兩
序端直舍次葩深庖湑潔具學制大備其從事陳剛中曰禮天子
命之教然後爲學請以命教名堂屬其同舍郎胡珵紀厥事乃爲
著其大略而告之曰江陰古延陵也季子墓距縣治西三十里列
在祀典廟食一方千歲相望遺風固可想也學官弟子朝夕肄業
其中克究師友淵源所自勿貽前聞人羞則爲無負矧軍興以來
公私告匱朝廷爲之捐田租命師儒一切靡所愛惜所望於學官
弟子宜如何嗚呼克咸自勉爾矣抑予聞之魯僖公作頌獻馘獻
功修頒宮故事職也長江之陰萬室之封軍無小足以爲政信能

治其賦役明其獄訟訓其桀黠而師其賢人毋遽薄此藁爾者鄭人鄉校始議子產後且更誦其遺愛第徐觀之

紹興奉詔修學記

鄭 謬

唐柳宗元移書太學諸生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情竄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陵傲長上而詐僞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於戲太學賢士所關其親覆載之仁爲甚厚其依日月之光爲甚邇其被雲漢之章爲甚飾而習氣如許獨蒙惡聲則下至郡國宜若何時惟通患古今一揆學不負士而士負學非士也炎正中微上登大寶諸不暇給獨留神教化粵二年詔天下郡國學以他官攝者皆置

正官時江陰猶爲縣其冬升縣復軍後七年知軍王侯棠卽舊縣學革而新之始請於朝得置學官員與列郡等又七年知軍富公元衡分符適更歲出緡錢五十萬修學門施榮戟殿列軒楹潔室高廩整庖增齋物物具舉焉溻不敏職在教授載筆紀之復命學者書柳子厚語以銘座右亦徙義之一助也

四老堂記

張守

紹興十年予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章上恩賜可復領洞霄歸毗陵私第又明年驅場枚甯淮浙莫枕而予以病瘁里居無復異時驚擾轉徙之患乃於舍西得荒瘠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屋纔五楹軒牖四闢飾以青黝

不侈不陋蓋隨吾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爲一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遊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予旣以謝客時曳杖步屨其間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酌酒賦詩徜徉竟日昔韓退之嘗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餘顧予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於沈篤俯仰嘯咏於一堂之上固有餘於昌黎公矣且予四兄弟蒼顏華髮頽然四翁幸還里門獨季畱浙東方折簡趣其歸儻時會合婆娑堂上慰遲莫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釣樞在座爲誇耶於是名其堂爲四老時兄養正自權吏部侍郎以集英

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泰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祕閣爲
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予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爲浙東鹽司
屬官年五十八云

江陰君山浮遠堂記

仲并

紹興二十年正月江陰趙侯智大至郡踰月矣以書走旁邑告常
所往來者曰惟某奉試郡乎此父兄朋舊苟有以告我無憚道路
余發書喜甚卽日自陽羨具舟陪諸客謁麾下侯爲陳醪豆道平
生驩且條畫所以爲郡語纒纒可聽蓋事無細大斬斬皆有綱紀
後二日請辭曰余無以告侯矣不敢以久溷館人侯掩耳不余聽
也翌日又辭益相挽留如初然熟視辭色若有所懷未吐也因謂

曰豈有以命我耶笑曰然哉蕞爾邑介於數大郡之間疆迤井閭與凡貢輸之入不能當他郡之十二三惟嚮山背江風物殊勝他郡或無有也嘗試與子踵君山而望焉行郡城而北纔里許至君山相與登絕頂又謂余曰郡奉朝廷卹民之令凡土木之工病苦閭里者一毫不忍爲邇者撤浮屠氏之廢廬輦其材付主寺事者使新斯堂於山之巔闢戶而南峯巒伏起東西聯互嵐煙煥翠蕩漾几席侯曰此未爲偉觀也乃凭闌而北淮颿海舶十百相銜是江接天不可涯涘觀者爲之改容眩目焉且江自京口而東距海爲不遠地浸傾下又東二百里而後至此江流益縈迴演迤無甚怒極湍之勢每風平浪止淵渟鑒靜晴碧湛然而一堂之上西望

京口東屬於海豈以目力爲限際蓋愈望而愈無窮也客有誦東坡江遠欲浮天之詩者侯曰是可以名吾堂矣謂予其遂記之嗟乎江山之勝非名人達士煥飾表見之亦不能自勝也樵夫牧叟生長游處其間不知江山之爲江山也僧廬道院往往占江山之形勝而其徒知江山之爲江山者幾何人騷人墨客與羈旅憔悴之士間能攜筇蹠屐把酒賦詩取適俄頃亦何能發江山之勝概使聞者願來而至者忘歸乎郡侯縣大夫力固足以辨此然汨沒文墨間知江山之爲勝者又幾人能從容了公家事知江山不害爲吏者益可數也至於新棟宇臺觀極一時登覽之雄以暇日從賓客徜徉醉詠其間當於前輩勝流中求爾異時斯山之巔黃茅

白葦樵者之所徘徊而敗屋一二椽過者懼壓焉不敢少竚立其
下今侯到郡不勤民力不索公帑之藏使千古江山之勝自我煥
發是可書也將移是而施諸有大於爲郡者則夫易卑陋苟簡之
習爲高明偉傑之觀皆當如斯堂矣侯天枝之秀蚤歲以儒學登
進士第嘗賜對便殿擢丞奉常已而出佐三近郡有聲行光顯矣

多稼亭記

張 栻

歲辛卯之八月予過毗陵甲寅郡守嵩山晁彊伯置酒郡齋薄暮
登城城故有亭下瞰阡陌方秋稻熟黃雲蔽野相與徘徊縱觀已
而月色皓然景色清淨彊伯舉觴屬予曰斯亭昔人從來以多稼
名某假守於此歲事適登君侯辱臨得以從容一觴實天幸也將

因而葺之願爲某記明日將行又以請且寄聲相趣者三四予惟
念春秋書法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亭名多稼豈無意哉吏於此
者以暇時登臨觀稼稽之勤苦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
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夫雨暘之節以
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爲己之能而益思勉其
不可以怠者閔閔焉皇皇焉無須臾而甯於心其庶矣乎吁是春
秋之意也然則彊伯之復斯亭豈爲遊觀者哉因書以寄甲寅之
集通判州事吳興葛謙問與焉彊伯名子健謙問名郊乾道七年
九月壬申朔廣漢張栻記

東坡先生祠堂記

晁公武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於沒身之所廟食百代者豈惟丕功鴻烈
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概之所激勵則鄙薄化服俊秀仰止莫不波
屬雲委蓋有功於風俗而人不能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讜言直
道稟自天性平生觝排邪辭譏訶秕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用是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下自古儒宗
詞伯殆未之有也垂老歸自南海間居毗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吳
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嗟咨出涕固宜於其地尸而祝之而至於今
四百三十甲子廟貌未立視古有闕焉昭德晁侯子健爲州之明
年諏經考史創立祠堂於學宮實政之美者而求公武之文以記
其始公武衰老問學荒落識見凡近豈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

一雖然公武聞諸世父景遷生崇甯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蔡確謗譴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慢欺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辭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

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
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嘗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
皆有爲而發而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
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遷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
羅舊聞者有考且爲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其俎豆百世
不忘則風概之所激勵俗爲丕變家出正士而輩爲純臣不亦媿
乎至於公之文章天下共知之不當復妄措一辭非略也子健景
遷之嫡孫勤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爲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擢忠節以爲佩兮集義
槩以爲裳吐辭爲經兮萬世耿光仁人之言兮藹然清明其志修

潔兮稱物也芳雖覲險微兮詎忍高翔井渫不食兮於井何傷吳
山峩峩兮吳水湯湯平生睠戀兮魂魄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
堂廉兮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怠勿忘

克齋記

邱 壻

吳嚴侯爲暨陽民化其仁不言而治名其燕居克齋郡人邱壻曰
善乎夫子之名齋也其知之矣乎夫十百千萬所以爲多也形於
少也充物偪積所以爲有也形於無也彼其初何有哉不幸有以
相形而多少有無不勝其異於是乎爭鬪斂攘之禍興焉彼物交
物且若是獨奈何立我以形物乎夫子其知之矣嘗試觀天地之
間生物之類多矣在陽則舒在陰則慘凡物皆然而吾亦然然後

知彼無一物非吾之同氣也且吾一身四肢百骸亦若不同疴癢一體舉身病之不俟告語則亦同氣而已及其不仁也左廢而右攣不相卹也由是觀之凡物札瘥天闕而吾不以動其心吾得爲人乎仁者人也獨奈何物物而我我乎故仁者力去有我而反諸天則其於物於我若亡意然而吾仁與天同功聖人告顏子以克己而夫子揭之以三省其身者意儻在是乎非耶且克云者勝之也勝而曰克明夫在我者勝之難也不仁於物者有矣孰不欲仁其身乾谿之役旣難迫於前饋亡隨其後楚子圍至饋不食寢不寐然卒莫勝其欲而甯亡其身且何獨圍然後之踵之者比比也則信乎其難也聖人獨以告顏子不以及餘子也惟其難哉夫子

之致力於斯久矣其必審於難易之辨尙告我哉侯莞爾而笑曰噫子亦多言矣子知夫飢食而渴飲乎不飢而食不渴而飲乎夫不飢而食不渴而飲則吾不爲也吾所謂克者其亦若是而已焉知其他子止矣姑爲我并而說書之左方淳熙元年十一月記

淳熙新建貢院記

葛邲

江陰自僞唐陞建軍額皇宋因之遂爲浙西望郡賓興之歲士之試於有司者幾千人試無其所則寓於迎福僧舍僧舍不能容邦人至率私錢增創廊廡卑陋褊迫試者病焉淳熙庚子四明樓侯自樞密院編修官來守是邦卽欲卜爽塏之地而新之會歲饑弗果明年沴饑又不果又明年大熟治政定可以爲也而侯秩滿

當更自恆情姑幸脫去豈復爲士子經遠計哉侯曰其可諱勞以累後人於是相城東北隅得地負倚席帽峯而秦望君山拱揖於其前遂以其年八月庚申經始而十月甲子落成門廡堂室庖湑備具各七十楹顯敞宏麗翬飛雲矗邇嘗謂科舉之法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公卿之子弟國之秀民不由是以進則人不以爲貴故天下共趨之今之州郡甯竭土木於游觀之所而試士之廬則指爲迂緩而不屑經意至於取具臨時風雨不庇所以待士者輕亦何以責士之自重哉江陰本毗陵一邑貢士之額九人媚嫉者或以爲過紹興乙卯歲混試毗陵而江陰預貢者乃十二人拔其尤而爲舉首者亦江陰人也蓋得江山之助故其人秀而多文有淮

楚之風故其人愿而循理今遂爲多士之地院旣成而侯去始知侯之德不可忘也侯名鶚字巨山以經術決科以儒雅飾吏孳孳愛人能加惠學者是可書也已

江陰軍司法廳壁記

袁 燮

法曹爲郡僚列糾掾理官下品秩微矣然律令所在職有常守自二千石之勢臨制境內如古諸侯可爲貴重矣至於斷獄獎訟不敢專也必取平焉官雖卑賢者爲之可使郡政如權衡之公是豈可忽哉雖然持平之難久矣世變推移科條益密而疑似多端緣之而輕重出入皆可於是乎有舞法之吏習俗澆訛機變百出而僥倖其或免於是乎有玩法之民方其設官之初職守是謹不以

勢位爲間茲意寢失自下承上意所與奪不可以力勝於是乎忠厚清謹之士志不得伸者多有之嘻其難哉上以貴壓我下以智欺我而吾欲持平其間平固未易持也反躬內省行有不得推原其所以然者庶其可乎若姑蘇李君夢聞於此有志焉異時以明法進者官之中都近歲不厯法曹不得任評刑李君之來澄江遵近制也不卑其官公勤自持以承其上以臨其下有所不合則曰我未至也旣大修公宇書呂刑屏間日以古人法語大訓自策勵推其心豈徒欲以一善自名哉歎持平之難念前日之庀其職者欲盡書之而是軍也廢置不常弗能紀遠自紹興三十有一年同於列郡復置是官而得居焉者十一人刻諸石陷諸壁間而屬予

爲之記予以爲書名氏列歲月此記者之常體爾將存其人嘉言
善行庸可弗錄往者吾不能知得於所見者可無傳乎故併述之
來者觀焉知持平之本正已而勿求諸人則法行而政良矣蓋李
君之志也

重開後河記

鄒補之

毗陵郡城大抵西仰而東傾漕渠貫其中故水悉東下獨南水門
受荆溪之流注之惠明河道舜宜橋竝臥龍街抵迎秋門醜爲二
股一自月斜橋以達於金斗橋一自迎秋水門入經狀元橋略州
倉後接於縣橋與金斗水匯地格勢禁不可前往慶厯中李公餘
慶以國子博士守州始穿顧塘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水東注之漕

渠郡人既以漕渠爲前河遂指顧塘河爲後河以其在互市間故亦曰市河云中稍填淤崇甯元年太守給事中朱公彥更浚之未幾復罹兵禍夾河民居蕩爲瓦礫悉推納其中又繼居者多冶鐵家子頑鑛餘滓日月增益故其地轉堅悍由是河之不浚治者餘數百甲子間有勇於興作當官不爲去官而後太息者皆是淳熙十三年春太守四明林公寔來旣視事輒訪民間利害亟罷行之居復深念常爲東南大州富於文雅顧今風俗不加於舊而文士日遜焉他日肩籃輿訪井落謂彼顧塘橋於州位爲東南勢爲喉襟此殆易所謂巽東南也文明以止者耶文明者不可使晦喉襟者不可使壅暇日合里居搢紳士道之後有出郡人道鄉先生侍

郎鄒公浩所爲開河記文歷道余公中霍公端友所以魁天下狀
益證前說道鄉嘗受大學於河南二程夫子之門紹聖中爲御史
言宮掖間事眛死如歸甯媚此陰陽拘忌說耶於是益思所以爲
經紀之具踰一年浮議搖搖幾爲沮敗者數矣夏六月屬時不雨
於浚治爲宜乃蒐卒之義斥帑藏之遺餘卜日戒事仍令晉陵武
進令丞四戎官護作役不淹旬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尺深
於舊爲尺者五向之晦者日以白向之壅者日以闢煌煌乎繼慶
歷崇甯循吏之林績其不在茲乎然君子於是役也見公惠民之
德四焉以議論者尙其決以力役者尙其神以文學者尙其明以
舟楫者尙其利興一役而四德具焉是宜特書大書以無忘公德

郡文學掾三衢鄒補之執筆呪其傍請書之遂書以爲開後河記
公諱祖洽官爲朝奉大夫

常州宜興縣學記

朱子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
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廸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棧等
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
卽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
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僦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
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
道德性命之旨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

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嚮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攜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故已樂爲之書矣而況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

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
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
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
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
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
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
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某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朱子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
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

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
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
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
卷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
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休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
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
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
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
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
文且言去歲之冬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

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弊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

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
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他日而見之
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
月庚午既望具位朱某記